

西螺鎮地名探源

一. 地名的探討

每個地方皆會有一個名稱，而「地名」乃是一個地方的代表，這個地方為何會如此稱呼？它的來源有那些說法？且該地的名稱是否曾有演變？如果有其演變過程，這又代表了何種意義？相信以上所提的這些疑問皆是每個地區住民，所欲了解、關心與認識當地的地名來源之所在。

由於台灣位於西太平洋重要航道的據點上，所以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，在歷史過程中與接觸的情形是頗為複雜的情況，幾經多種政權的統治洗禮，部份地名經常被當政的統治者所更換，因此以原住民之語言稱呼所命名，或以漢字及其語言命名，或以日語稱呼命名者，甚至到戰後光以微微思考原則的命名形式，皆有其鮮明案例。正因為如此，致使原本龐大之舊地名，形成更加複雜、溯源益增困難的情況發生。

舊地名源流的探究不易，且隨時代的演變，發展出地方名稱的「多種來源說」，本鎮亦有同樣情形產生，在本文中將討論本鎮「西螺」、「螺陽」名稱的緣由，且從中一窺其所蘊涵的血緣、地緣、拓墾、政治及宗教等歷史上的種種關係。

因本鎮位於雲林縣最北端，離縣治斗六市十二公里，北臨濁水溪本流西螺溪與彰化縣為界，東連荊桐鄉，西接二崙鄉，南與虎尾鎮毗鄰，海拔約在25至30公尺之間，為濁水溪大沖積扇平原上的一大聚落。在這樣一塊平原聚落下，水源與土地是頗適合早期社會環境下的人

們所居住，所以其開發甚早，形成上文所說地方名稱多樣的來源說法。實際上，本鎮之地名由來，因為史書說法不一並未明確記載，且另一方面依靠著本地鎮民的口口相傳，因此有多種的形成面貌說，各種說法尚無確切的定論，因此下文將各種可能分述如下：

(一). 本鎮地名「西螺」名稱的來源

1. 因平埔族人的稱呼音譯而得名

本鎮是座落於濁水溪畔的市鎮，很早就已具備了鄉村的雛型，當時居住於台灣的住民是馬來族體系或南島語系民族，今之平埔族或原住民族的族群。

荷蘭人在1624年(明天啓4年)，佔領台灣南部以後，到1661年(清順治18年)被鄭成功率領的大軍擊退撤離於這一段時間中，他們曾經以濁水溪兩岸早朝的居民，是屬平埔族巴布薩(Babunz或Babuzak)族，荷蘭人根據平埔族土音採用直接翻譯的方式，將此地稱為Sorean，在文獻記錄中有寫為Soared、Soeran、Soeron、SaiLei、Sairei或賽麗等多種不同的方式。

後來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，由鄭成功部將林圯開發雲林，漢人足跡開始進駐於本鎮，到濁水溪南岸落籍從事開墾的事宜，進駐本地後，將地名譯稱為「西螺」，相傳此時間約於



明朝末年。這個名稱一直用到現在還是不曾改變過。從荷蘭、明鄭時期到清朝初年，西螺地區的主要居民一直都是平埔族中的巴布薩族人。

據《諸羅縣志》所載，1684年（康熙23年）設縣之時，設治了郵傳舖兵，而西螺舖即是其中的一站，且西螺舖亦在明鄭時期早已設之。如探討明鄭時期的地名，除州縣的營寨或因標榜功德而另取名稱之外，大多皆依照番社之名而名之，如此說來東西螺之名，應亦不例外，故平埔族人的音譯之說，應當無庸置疑。1723—1735年間（雍正年間），漢人來此開拓已有一段時間，1740年（乾隆5年）劉良璧重修《台灣府志》就有「西螺街」和「西螺保」的記載了，可見那時候的西螺已頗發達了。

本鎮的地名來源，第一個說法即是以平埔族人的稱呼音譯而得名。

2 因「東螺社」名稱的對稱位置而得名

對於本鎮地名來源，上述是以平埔族人的稱呼音譯而得名，是較被一般人所認同的說法，但事實上亦有人採不同的看法，例如台灣省文獻會前顧問洪敏麟的考證，即有如下的說明：

「西螺社」的名稱並非是平埔族社名之譯音字而得名，實際名稱的來源即是與早期「東螺社」名稱的對稱，而產生西螺社名稱的。東螺社的社址在彰化縣埤頭鄉元埔村，巴布薩平埔族自稱為Doubaie (Baota)，節譯Do為「東」、ie為「螺」。

但據留荷學者翁佳音所撰〈虎尾人 (Favorlangh) 的土地與歷史〉一文：

虎尾(西螺)(Favorlangh)；北斗(Doubaie Boata)；東螺(Doubaie Bayen)；溪州(Ballabeys)。可見要以平埔族語言界定地名，尚有待進步之核權。另有本鎮志編纂委員魏嘉亨先生表示，前文中的溪州(Ballabeys)之拼音應為(Baota)。

據說距今三百年以前，本鎮早期發展的位置在現今濁水溪中央，與東螺隔溪相望。那時的濁水溪道比現在狹窄，但每到雨季，溪水暴漲，往往氾濫成災，而溪道一年比一年擴大，西螺的村莊被迫西遷到現在的位置，遷移距今也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。

如果以濁水溪為中線，東西螺的位置不無錯誤；但如果溪道流向為曾有轉變，以地理位置來看，其對本鎮的位置，就形成一北一南的情形，而並沒有所謂的東西之實也。而東西螺之稱東西，可能為當年小土地幾相連，一在今之溪州東北，一在今之西螺稍北，東螺在北之偏東，西螺在南之偏西，如此而已。

本鎮的地名來源，第二個說法即是以平埔族人東螺社之對稱位置而得名的。

3. 因濁水溪「濁」字之河洛語與「螺」字相同而得名

除了上述二種說法外，另有成功大學前歷史系教授黃典權亦採不同的看法。

黃典權自清代乾隆年間彩繪紙本之「台灣地圖」上考證認為，濁水溪中下游除了分出虎尾溪外，尚有東螺溪與西螺溪兩條支流。由於「濁」字之河洛語發音與「螺」同音，故從聲韻學上看，「螺」字較「濁」字要雅化得多，而「濁水溪」寫成「螺水溪」而轉成「螺溪」，也就曲折而有緻了。既然「螺溪」成名，依據



「濁水」之分支因素，自然就產生了「東螺溪」和「西螺溪」的名稱了。

有持不同看法者對黃教授之考察，認為雖然有其道理所在，然而以當時人們命名之考量，是否會有如此婉轉曲折的過程？實在是有待進一步的探究才好。

本鎮的地名來源，第三個說法即是因濁水溪「濁」字之河洛與「螺」字相同，因其諧音而得名的。

4. 因本鎮地形如螺，且要北斗區隔而得名

據1952年（民國41年）《台灣省各縣市鄉鎮概覽》一書稱「西螺北斗二地，緣形勢宛若螺形，本鎮居西，故稱西螺」。另持相同看法者，即是依雲林文獻第卅六期中，李弘毅在「西螺今古觀」一文所認為的看法，三百多年前本鎮地形酷似田螺，而湊巧濁水溪對岸的北斗區域地形也很像田螺，因此將位於濁水溪南端的區域稱為西螺，北岸的北斗則稱為東螺。在光緒年間併東堡、西堡（今之彰化縣北斗、溪州一帶）為東螺，而以當地旁則稱為西螺。

反對此看法者以明鄭清初之地理環境為例，認為東螺溪北支而西行，西螺社僅為一個小小之佔居範圍，並不可能有「螺」的形狀可尋。且以康熙諸羅知縣周鍾瑄之曉發他里霧詩中有「螺列東西辨未真」一句即說明，連知縣皆不能以眼力辨之，如何依「地形如螺」而得名。另有認為東螺西堡至日治初期尚保留使用，何來於光緒年間併合而稱東螺之說，況且日本人廢東西螺堡之後乃設北斗辦務署，北斗郡等也。

本鎮的地名來源，第四個說法即是因地形

如螺，且要與北斗鎮做區隔而得名的。

5. 因地方的明顯標地物「大螺」而得名

據地方的耆老莊鍾葡萄表示，關於本鎮地名來源的說法，曾有聽過一些有趣的傳說，雖然此乃無稽之談，亦頗具神話色彩，但亦是象徵常民對於土地名稱來源的看法，試將其說明如下：

早期農業社會交通並不發達，除了牛車之外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依靠走路，且當時的道路並非是現今的柏油路或水泥路，而是寬度不大的泥土路。位於現今大新往西螺的路上，在滿是草叢的路旁曾有一顆巨大的田螺，並且停置於路上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由於這條路是唯一通往街上的路，因此來來往往的人們眾多，久而久之這顆螺遂成為明顯的標地物，每當有人要前往街上，若人詢問時，一般人都會稱說要去往螺的西邊，後來就稱為要到「西螺」。

另外也有一種說法，即是在濁水溪有一顆巨大的螺，這顆螺遠近馳名，很多地區的人們皆知道它的存在，因此當本地居民前往其他區域時，外地的人會詢問其從何處而來、是那裡人，居民都會稱是從濁水溪那顆螺的位置來的人，因此「溪螺」後來稱為「西螺」。

本鎮的地名來源，第五個說法即是因地方明顯的標地物「螺」而得名的。

二. 本鎮「螺陽」名稱的來源



(一)．「螺陽」此稱呼之概說

本鎮除了地名「西螺」的稱呼之外，亦有所謂「螺陽」的稱呼，因每當提及本鎮的歷史時，最常被人引用的是「西螺，古稱螺陽」這句話，依字面上意思是西螺在古時候稱作「螺陽」，但事實上是否如此呢？

本鎮的振文書院，於西元1921年(大正10年)所立的「振文書院重修碑記」內容當中(現置於右廂房內)，有提及「螺陽」的字樣；重修碑記內容：螺陽振文書院重修，庚申納月興工，諸同人寄附金芳名列左：協議員廖學昆金百五拾元、組合長林本金百元、西螺街長廖重光金百元、義孚社諸社員金百元、廖瑞金百元、廖大禮金百元。黃文陶金五拾元、林德賢金五拾元、李錫禧金五拾元、莊海國金五拾元……。

碑記的部份內容中首先就提到「螺陽」的名稱，當然這塊碑記並非是最早出現在歷史上的，根據老一輩的說法，本鎮很久以前就稱作「螺陽」，由西螺地區赴外地求學的、經商的，都以螺陽子弟自居，日治時代，西螺的留學生在東京成一個社團也以「螺陽」為名。但究竟「螺陽」名稱的來源為何呢？

(二)．「螺陽」名稱來源的探討

1. 依據濁水溪位置「北辰南陽」的情況而得名

螺陽文化是指西螺文化，也是濁水溪文

化。有人認為是因為濁水溪位置「北辰南陽」的情況得名，在清代時期以所謂北方為辰、南方為陽的說法，而螺陽稱呼中，螺溪是指西螺溪，也是濁水溪，因為地理因素陽是指西螺溪之南。贊成此種說法者即指出，在中國漢朝時有「洛陽」城，其名稱來源就是指洛水之南(陽)。

對此，也有些人採不同的看法，其認為：

(1)．「陽」不一定水之北，因為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以「陽」取名者，譬如：向陽也許是取其「陽」有光明的意思。也就是說以後會有很好的發展，欣欣向榮，便叫「陽」。台灣也有所謂的「台陽」。陽並不一定是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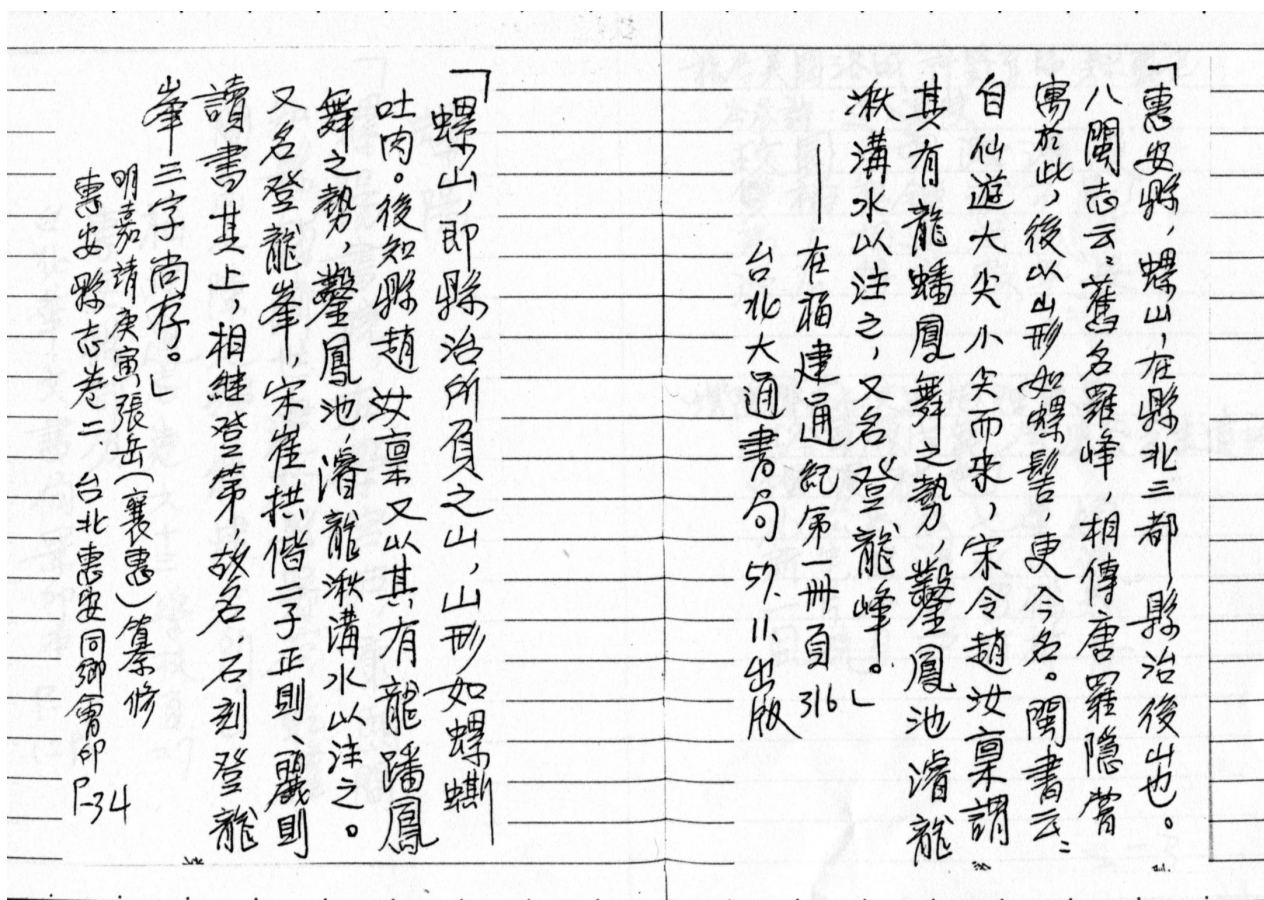
(2)．北方為辰、南方為陽的說法是不正確的，因為山之南、水之北才稱作「陽」。據《春秋》穀梁傳二十八談及「水北為陽、山南為陽」，東螺位於東螺溪之北，稱之螺陽並無錯誤，但是西螺處東螺溪之南，當然不能以這個理由來認定。

(3)．濁水溪的支流就像張開的五根手指頭，到荊桐分支，因水流湍急，沙石滾流相當嚴重。按明鄭清初只有東螺溪之名，溪至東螺之眉里社，分支北流，本流過西螺社，又西過麻芝干社稱為北社溪，向西入海。每當北風大時水便南流，南風大時水便北流，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狀況，主流是隨風向而改變的。從濁水溪的支流經常改道的情況而言，因此很難證明濁水溪位置「北辰南陽」的情況。

(4)．彰化縣在康熙年間分有東螺東堡、東螺西堡、西螺堡和溪州堡，各堡之間有生意往來，而彰化大城人挑著貨物到西螺交易，進而向南到斗六為止，由此證明地理變遷是受水流影響，濁水溪的水流情況並不穩定，很難以今日的狀況來證明當時的情景。



白雲山



上述兩則文獻，皆述及惠安的螺山，因本鎮由福建惠安（即螺陽）之移民數目頗多，此為西螺俗稱「螺陽」說法的看法

2 開拓者為追思故土福建螺陽而得名

另一說是出自開拓者為追思故土福建螺陽而取。螺陽之為名，乃起於遷移故居而懷念原鄉的情懷，此台灣境內以南靖、饒平、潮州、同安等之取名者可以作為呼應。

據《福建通志》第一冊頁316中記載，「惠安縣，螺山，在縣北三都，縣治後山也。八閩志云，舊名羅峰，相傳唐羅隱嘗寓於此，後以山形如螺髻，更今名。閩書云：自仙遊大尖小尖而來，宋令趙汝稟謂：其有龍蟠鳳舞之勢，鑿鳳池、濬龍湫溝水以注之，又名登龍峰。」

在1530年（明嘉靖9年）張岳（襄惠）纂修的《惠安縣志》卷二中述及「螺山，即縣治

所負之山，山形如螺髻吐肉。後知縣趙汝稟又以其有龍蟠鳳舞之勢，鑿鳳池、濬龍湫溝水以注之。又名登龍峰，宋崔拱偕二子正則、麗則讀書其上，相繼登第，故名，石刻登龍峰三字尚存。」又據1686年（康熙25年）所出《福建通志》卷六十三學校頁27惠安縣部分「螺陽書院，在學宮右，康熙間知縣錢濟世，建於縣署右，乾隆間邑人陳文輝，移建今所。」

上述三則文獻，皆述及惠安的螺山、螺陽，且1686年（康熙25年）所出之《福建通志》台灣府明僑寓傳記載東寧詩，亦稱福台新詠。諸子之中，其一為螺陽王際慧，內容中稱「東寧詩又名福台新詠：四明沈光文、寧國韓又琦、西安趙行可、會稽陳元圖、無錫華袞鄭廷柱、榕城林奕、丹霞吳藻、輪山楊宗城、螺陽



王際慧前後唱和之作。」即有螺陽名稱。

1926年(昭和2年)12月底台灣總督府所做之漢籍民族祖籍之統計中,虎尾郡(包括本鎮、虎尾、二崙、崙背、海口、土庫)全部人口96,700人中,泉州人佔50,600人,漳州人佔45,300人。府以泉州為多,而泉州人之中,更以惠安縣之來者36,600人佔第一,實佔當時虎尾郡全人口之三分之一以上。而此螺陽名稱是指福建的地名,則西螺由福建惠安(即螺陽)之移民數目頗多,而將西螺稱「螺陽」,是應有其可能性。

3. 地方文人文章使用的雅字而得名

1796-1820年間(嘉慶年間)有位叫黃清泰的參軍,在他的詩曾兩度提及「西螺」,而不用「螺陽」,依此當可解釋「螺陽」兩字,在當時並未有此稱呼或者在使用上並不普遍。

1821-1850年間(道光年間)所出之《彰化縣志》卷十二亦載有陳書之「答友人東問螺陽風」一詩。答友人東問螺陽風土:「問俗竟何如,家家茅結廬。有村皆種竹,無地不通車。秉穗以多稼,雞豚樂比閭。但令安作息,海宇即豳居。」依此推斷,如果文中螺陽是指西螺,則「螺陽」名稱的存在至少在1821-1850年(清道光年間)之後。

從歷史歷程的觀點來看,本鎮自荷鄭時期至清治時期,本鎮行政區域名稱曾經是:西螺社、西螺街、西螺堡、西螺區,未曾使用過「螺陽」的名稱。因此可以判定,本鎮古時候仍稱作西螺為多。而「螺陽」究竟祇有部分文人使用呢?還是「螺陽」為那個年代剛創出來的名稱,或者果真是以文學上的用詞,的確,當

我們取名字時最需要考慮的是好聽和好的意義,而「陽」象徵光明與希望,因此「螺陽」兩字在用詞上就顯得較為高雅,正如「宜蘭,又稱蘭陽」一般,亦不無可能。

三. 小結

在雲林縣的地方史上,本鎮地區早期有巴布薩平埔族先住民的活動,從17世紀中葉或更早,漢人即渡海前來拓墾,這在非沿海港埠地區而言,屬頗為早期的開發案例。其所以受到青睞的條件因素,應是土地的肥沃與灌溉系統便利的緣故,也因如此地方的地名由來,以平埔族人的稱呼音譯而得名的可能性不小。

如無原住民部落名稱,再依人、事、地、物等狀況來命名。且如屬鄰近之地區,又常以東西、南北或上下對稱方式命名。「東螺」與「西螺」兩地早期均為平埔族之部落,且兩地又為一溪之隔,故採對稱命名有其可能性。至於其東西對稱而非南北對稱,或因當時濁水溪流變遷無常,並非如今之一流貫穿東西,部落遷徙之故。至於因濁水溪「濁」字之台語與「螺」字相同而得名與本鎮地形如螺的看法,都以其基本論述存在,但應當值得商榷,至於以地方的明顯標地物「大螺」而得名的說法,僅可視為一種鄉野的趣聞罷了。

至於「螺陽」名稱來源的探討,開拓者為追思故土福建螺陽而得名的可能性較大,但是,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,並不是文章中所能完全釐清的,另外兩種看法,依據濁水溪位置「北辰南陽」而得名與地方文人使用的雅字而得名兩項,應當皆視為一種可能的解說,亦不可完全否定其可能性,事實上應當須再有更多的資訊來檢討。



由上述本鎮舊地名的探討，我們發現地名的產生，大多與自然環境、聚落形態、族群血緣、地緣關係等諸多因素有密切關係。其中尤以自然環境與聚落形態的特徵命名最為顯著，包括地形、地物，並常賦予方位或相關位置，使其兼具地形與位置上雙重的意義與論述基礎。

四. 參考書目

- ◇. 朱天順主編，《台灣省地名詞典》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，1986。
- ◇. 仇德哉主修，《雲林縣志稿》，雲林：雲林縣文獻委員會編印，1975。
- ◇. 安倍明義著，《Taiwan地名研究》，台北：武陵，1987. 12，頁208。
- ◇. 洪聖英著，《台灣地名探索情歸故鄉1總篇》，時報文化，1995。
- ◇. 洪敏麟，《台灣地名沿革》，台中：省新聞處，1985。
- ◇. 洪敏麟著，《雲林文獻第27卷》〈雲林縣舊地名的探測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。
- ◇. 李弘毅著，《雲林文獻第卅六卷》〈西螺今古觀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。
- ◇. 花松村編纂，《台灣鄉土誌第六冊》〈雲林縣、嘉義縣、嘉義市〉，台北：中一出版社，1996. 5. 5。
- ◇. 徐智暖，《優遊台灣導覽手冊》〈彰化、雲林縣市〉，台北：群有文化事業，1993. 10. 30。
- ◇. 程大學，《台灣文獻33：4》〈雲林史話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82. 12. 31。
- ◇. 廖丑主編，《雲林縣廖氏大族譜》，雲林：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印。
- ◇. 陳漢光，《雲林文獻季刊：創刊號》〈雲林縣地名研究初稿〉，1952. 11-1953. 11，頁61。
- ◇. 陳三郎撰，《雲林文獻》〈雲林縣各鄉鎮市地名探索 西螺鎮探源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95. 7。
- ◇. 陳正希輯，《雲林文獻季刊：創刊號》〈光緒年間之雲林縣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52. 11-1953. 11。
- ◇. 陳正祥著，《台灣地名辭典》，台北：南天書局，1996. 12。
- ◇. 陳正祥著，《台灣文獻9：3》〈台灣地名之分析〉，1958. 9。
- ◇. 蔡麗玉著，《西螺農會會刊八十二至八十七期》〈西螺鎮地名探源〉，1991. 3. 20。
- ◇. 楊永雄，《螺陽文教基金會會訊第四期》〈西螺，古稱螺陽〉，1995. 11。
- ◇. 魏嘉亨，《螺陽文教基金會會訊第十七期》〈螺陽釋源〉，1997. 1。
- ◇. 許雪姬，《雲林文獻29-30》〈雲林縣史蹟史料初步調查報告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85-1986。
- ◇. 劉妙惠，《雲林文獻26》〈雲林縣鄉鎮村里地名考源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82. 6. 30。
- ◇. 賴垂華、高麗華合譯，《雲林文獻2：3》〈舊雲林縣制度考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53. 9. 20。
- ◇. 曹永和，《台灣早期歷史研究》，台北：聯經，1982。
- ◇. 鄭津梁，《雲林文獻季刊：創刊號、2：1、2、2：3》〈雲林沿革史略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52. 11-1953. 11。
- ◇. 張德水著，《台灣種族·地名·政治沿革》，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1996. 4。
- ◇. 《台灣文獻叢刊》〈續修台灣府志〉，成文出版社，1984. 3。
- ◇. 魏嘉亨，《吾鄉吾土專輯（懷古篇）》〈西螺開拓史譚〉，東南國中編輯。
- ◇. 西螺街役場編，《西螺街勢要覽 昭和十四年》，西螺街役場印行，1939。
- ◇. 《雲林文獻》〈雲林縣各鄉鎮市村里地名調查表 西螺鎮部份〉，雲林：雲林縣政府，1985。
- ◇. 《雲林文獻25-27》〈鄉鎮地名考源〉，雲林縣政府，1981-1983。